

血 腥 地 帶

白 曉 光 著

黎明的前夜，這黎明前夜

一個轉變的過程，慢天的烽火

燃燒着灰雲，炬燎的輻射，

爆炸的狂焰過着了衰亡的

世紀盆傾。大冰雹，碎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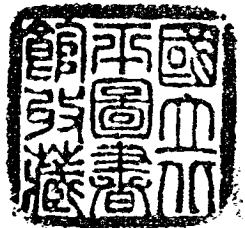
模糊的顏色有似淡瀉的腥血

催着斑斕。誰說是暴風雨的

時期帶來了死亡的象徵？

偽國家的命運。那怕你藉着

帝國主義的翅膀在黑暗中



長成，用你的暴力去征服
可憐的人羣。剝削與榨取，
把你的一隻鐵手從蕭條的
市場一直放到農村，那管是
大機輪踏成了頭顱的肉醬，
黑烟色充塞了慘黑的地層，
火紅的爐炭煨煉着疲倦的
生命。這生命呀，在每一次
劇烈的鬥爭後如數的添進了
深坑，深坑裏添不盡的殘忍。

刀光與血影塗抹着屍體，
咆哮的罡風掃蕩着末日的
黃昏，黝黑中突起了新興的
勢力推進，被壓迫的人羣
全是一條鬥爭的途徑，誰希罕
你舊的勢力硬要拉着那
托天的大礮壓軋着半死的
殘骸跳動。任着堵塞了呼吸
也不要把你那隻鐵手放鬆，
捏緊了喉嚨。送給他這一把

火力和這一把冰槍，烟薰着
皮膚，慘白的刺刀恐嚇着生命，
不怕電火的焚燒，大皮帶抽動
着渾身的肌肉緊張的震動。
苦悶麼？這黑的顏色，奴隸
生活的下層。自從九一八之後，
這下層的地獄更顯得陰深。
汽笛停止了它的鼻息，大
機輪也失掉了它往日的活力，
午夜的街頭裏再也不衝

來那軋軋恐怖的聲音。那

聳入雲端的烟筒常常的

驕傲着它的威淫，這大都會

另改變了它的儀容，悲哀

替代了它的歡喜，寞寂與

喧擾轉換了它的命運，那

死亡的命運。權威者逃跑了，

富翁也逃跑了；剩下的只有那

灰色的頭顱添進了古老的

磚城，眼淚抹着粉壁牆，牆臉

陰森，膠皮齒輪跟着了粗黑的
脚根。小巷裏常常有人洒着
傳單，那在傳單上告訴着
一些慘暴的屠殺和死亡的
凶信。機關槍整夜的向着
大街上掃動。血與泥，臉色
蒙遮着灰壤，硫磺彈傲慢的
訕笑，充塞着這恐怖的都會
只是火光的暴吵和貧民窮
絕望的呻吟。戰爭的火器

威脅你，屠殺你，轟炸你，那

在鐵路的壓迫下常常激起

了共憤。拳頭和大刀挑上去；

那怕是馴服的奴隸也不能

不反動？搶過了鐵網，焦灼和

奮怒兩種情感燃燒着心胸，

這有似海水的潮浪向着

前方涵湧，這排山倒海的

勢力突破了鐵島與金城？

奔騰着，火山的決口噴出了

炭火的鮮紅。在衆羣的飛躍
中第一次展露着光明的火信，
燧渣拋射中一顆生命的實力
騰升。邁進吧；那火紅的太陽
領導着我們躍進。正前方，
那在迸火的眼睛裏閃灼着
新生的路引。生活創造你，信仰
引導你，更有那一顆堅決的
意識嵌在染着血的心。水
消不透，火燒不化，鐵石的

意識裏永遠潛伏着一支

勢力的堅定。一個生命永遠

是爲着那重大的使命犧牲；

爲着那世界上被壓迫人類的

光榮；誰忍受着榨取與壓迫？

那毒狠的鋼鞭揪淋着遍體的

傷痕，那悲哀的命運。這簡直

是百年來千年來，從歷史記載

以來所未開關的劫運。自從

宇宙的開拓便沒有遭受着

任何暴力的蹂躪。這不幸的
爆炸與焚燒，搶擄與姦淫。

在鐵錘下生活着，那炮火和

鋼鞭驅逐着大家。深山的冰寒

侵着皮膚，麥田裏辣辣的

光線下刺着貧血的頭頂。在

毒烈的光線下都是那疲澀

的眼睛，泥濘的腳趾，風乾的

骨頭包着肉體的雛形。天天

爲着生活抽下了筋，一條一條

從肌肉上所抽下來的殘忍。

吃人的年頭剛剛爬過了半載。

半載之後，那通天的火炬炫耀

着失望的靈魂。這末路的悲哀？

漠漠的殺人場上湧起了烽雲。

那刀與鐵向着弱小的生命

煽動；逃亡麼？那個領域內不

奔騰戰雲？世紀末的殺伐聲息

從胡笳與竹管中向着人間

吹動；報告着：這古老的社會

將要分崩，這古老的社會

將要被一羣新起的英雄

佔領。拚着血汗攻打着囚徒的

牢籠，義勇軍，暴徒和農民，

我們全是站在被壓迫中的

一個陣營；誰忍耐着那帝國

主義的刺刀天天玩弄着

生命，剝削了生產，榨取着

農民大眾，被壓迫的大眾。

朋友，是時候了，這邊陲野火

之高燒，這古老的宇宙噴放着

熊熊的火苗，人類的明燈，

漆黑的煤滓滾向慘色的

天穹。彩紋向着四野流射，

一條又一條，千萬條的金線

盡把這偉大的自由的人羣

擁抱。呵；這人類將要有一片

新的國土照耀，這人類將要

有一片新的國土照耀；這人類

將要有一聲解放的呼嘯。

全世界的勞動人羣的戰線

一條，共同的一條。那個帝國

主義的暴力會壓迫制住羣衆

中間激蕩的怒潮，那地下層

生長的勞力天天在飛躍。

天天在騷動；火熱的情緒

天天在燃燒，天天在燃燒，

朋友；新時代的血書在我們的

前面展開了；那大砂礫和

屍體的擁抱，那電火和建築物

焦燒，寂寞的午夜裏會有那
驚天的霹靂崩倒？溜炸彈
洗刷著水門汀的臉色，疲倦的
橙火向着瓦礫場上憑吊！
莫要躲避與潛逃，在長城
以外全是傳送着這死亡的
惡耗，帝國的軍隊時時向着
義勇軍的頭上開炮，屠殺與
焚燒，掠奪與斬擊，整個的
東北平原全在那帝國的

烽火中籠罩。從都市到農村

照樣的踐踏着馬蹄與鐵腳！

朋友！還等待什麼呢？邁進吧！

這光明的大道，這是生存的

大道。莫再迷戀著舊的溫存

和傳說之與言。聽着，遍森林

與曠山都是勞苦大眾鬥爭的

鼓角！那熱烈的歡呼和沸騰的

咆哮。歡呼吧；那被壓迫的

人羣所需要的口號，嶄新的

口號。解放我們奴隸生活的

枷鎖只有我們自己去打倒。

呵！你帝國主義，你殺了人佔領

了殖民地還不能滿足你的

驕傲？必定是三千萬具殘敗的

屍骸如數變成了碎的火硝？

奴隸的血液流進了罪魁的

酒杯？死亡的悲劇供給你們

嘲笑？你站在那高高的陣壘

上從拍爾拉馬眼裏向着

黑壓壓的頭顱遍眺，射擊麼？

一聲巨響跟着一顆閃亮亮的

火球，從樓角落到那荒郊！

破壞着，崩炸着，那怕是鐵石的

地層不會動搖？死亡者的

呻吟伴着恐懼的吼叫，油漆

和火花的飛起，鉛彈和彈頭也

飄搖。舊世紀沒落的預告！這

舊勢力滅亡的預告！那送死的

鐵錘時在傳送着凶耗。

帝國主義者，再休想吹起
你遠征的鼓號？用你的武器
去宰割弱小！摧殘了農田，
建設了戰壕，決鬥吧！任憑
這肉脛膊較量着你一槍
一刀！較量着你一槍一刀。
爆烈吧！奴隸階級陣線！
這三千萬的奴隸喧嚷着
農村與礦山，都會與工廠。
騷動着！決鬥着！遍着這三百

萬方里不盡的平原，從滿洲里

一直到山海關）這一片焦灼的

國土天天有人死在反抗！

天天有那反帝的旗幟在

招展。道吧！赤紅的脚根踏着

兩行殺的火線，一端冒着火，

一端冒着烟，火紅的鐵流

混合着慘白的閃電，銅刀

一舞石，騷動的機盤和生命

不帶的旋轉。鐵的飛場，血潮的

飛蕩，火的迷漫，烟硝與鉛灰
迷漫。三千萬沸騰的人羣在
黑暗中吶喊！三千萬的生力軍
在黑暗中推展！這死與生
兩個界線！這黑暗與黎明
兩個劃期的界線，這黑暗與
黎明兩個不同的轉變。誰怕
你威脅？那白色恐怖下天天
煽惑着荒亂，大街上逮捕了
暴徒和亂黨。松江有若

義勇軍和帝國軍隊激戰！

放着烟幕彈，十五榴散彈，

天上的飛機投擲着炸彈

這全滿洲國哄然一聲的震響，

這古老的營壘將要坍塌。

這歷史的悲劇正在開演！

焚燒屠殺與擾攘，坦克車，

它帶着爆炸的火力向着

貧民區亂撞，一陣怒吼，一陣

吶喊，一陣痛擊和一陣掃蕩！

小瓦房摧毀了半環，磚瓦塊，
炭木樑，污穢的堆積裏埋沒
着血點。小市民呀！這是我們的
歸宿麼！黑沉沉的地室中
充滿了炮煙，坍塌的土壁會
把那悲憤的靈魂埋葬？那
火花爆炸了的悲憤魂胆。
這塊國土又開闢了你的
紀元，這塊國土又開闢了
你資本家的市場。盡量的

投資吧！伸出你的鐵手榨取

着勞工和農民的血汗，洋車夫

和炭礦夫的生產，添進了煤油

抽去了農產。這大機輪讓它

日夜不停的動轉，水蒸氣

蒸發着焦灼的熱臉，火燒着

腳根，油腥塗抹着衣襟。這

人與機器一般的模樣！這

人與機器一般的化裝！不

給他燒酒也不給他太陽；

幹吧！這一天的活，這一天的

光陰要有兩天的生產。曉得麼？

用我們的氣力去掙我們的錢？

用我們的生命去攻擊我們的

火線？不要停，拚命的轉動吧；

這山般的火藥還不够充量，

佔瀋陽是損失了八千，攻熱河

又消耗了兩天的生產。那

天津，那河北省還沒有歸

帝國的政權所管？我們起來

吧！我們架不住這爐火的燒煉？

我們架不住地下層的熬煎？

誰都穿那水蒸氣成天的

向着焦黃的臉皮上噴放！

大石塊壓迫得身子不會

翻轉！氣油堵着鼻子，怒氣噴

滿了胸膛。這臉色和秋天的

落葉聯成了一般的饑黃，

遍着斷坑和破墮後的農村

裝不進了的死亡與悲嘆。

勞動着，悲嘆着，在那灰色的

坟墓裏度过了悠悠的時間，

那永遠爬不盡的一條死亡的

路線！一年的收場是取何

什麼！一肚子憂愁和一肚子

失望，渴殺緊接着飢荒，苦惱

與壓迫是一樣的重量。農產物

慘落，苛稅超過了生產，在

滿洲國建設上僅僅是農民

身上的雜捐。小資產階級的

農民全都破了產？鋤頭和犁丈
盡都歇業了！壟台壟溝裏全
長成了蒿草蔓延，墓林裏
有着百靈鳥歌頌着世界的
滅亡。秋風還是一年一度的
吹傷着牧場。馬與人是前天
趕上了前線，放下了鋤頭拿着
了火槍。火槍和加農炮打得了
天昏地暗，無邊的头顱以
潮水向着礁石上衝撞。這

血水的飄翻！腦汁和鋼片的
飛蕩！憑着這把傻氣力和你
你帝國的鐵機器較量，戰鬥吧！
這是三千萬人羣一條生活的
路線！這是大時代前夜的
一個階段。想想吧！這旗幟
這自由的旗幟，光明的旗幟，
躍進吧！我們對着那光明的
方向，那一個偉大的方向！
這旗的輝煌，這火的輝煌。

撐着它，一直到爭得功，
她最後的凱旋。你永遠！在那
遙遙的天角裏有我們的祖國和
我們的故鄉，誰曉得幾時
人還是被鋒刀宰割這地！
農田做了牧場，荒郊土人
多了埋人的地方，松林的
坟墓長得了倍加淒涼。放豬的
孩子也從不會到這裏來
張望，紳村裏的土神廟去了

他們的祖產，日本人命令有

賣國賊割割着根餉。揮脚

泥濘中，從泥濘中撈出了風

律和那一顆一顆的高梁。

偵察機在他們的頭頂上

打轉感动的腦袋飛過了那

強烈的閃電，他想起了那

走上戰線的爸爸首着了火槍。

這牧場仍舊保持它舊日的

荒涼，無邊的森林包圍着沙灘，

靠近沙灘的河水從不上沖蕩。
打漁的人逃走了，那滾滾的
波濤中消失了桅杆，碼頭岸
讓炮彈打得了坑鉛皮和
布幕使得泥亂，這是帝國軍隊
劇烈的紀念，那一次農民
和胡匪也都加入了戰團，
鐮刀和鋤頭一並的湧上了
江場。幹吧！這鋤頭和火器
打了個天愁地暗。怒憤的眼睛

發出那爛爛的寒光，一口

殺氣曾把你白色的恐怖

吹散。信麼？世界的國土全有

那漫散的野火燃燒着荒原。

新時代的洪流向着黑暗的

宇宙裏奔蕩！似天地之末日

雲嶺的罡風吹滅了日月的

火焰。忍耐吧！這漫漫的夜裏，

這冰森的夜晚常常吹來的

痛苦與恐慌，煩悶與惶惶。

衰弱的神經刺激着痛苦的

閃電，焦灼着頭顱幻滅了願望。

朋友，幹吧！揭過這鬥爭的

一頁便是那光明的一段！

大喇叭筒天天在送奏着

它的悲壯。歌頌着，讚美着那

奴隸人羣向着帝國主義反抗！

洮南，吉林和東邊，所有的

義勇軍都起來了！似霹靂

一聲普天下驚人的響亮。

推過了黑龍江，松花江，鴨綠江
長流也說不定會從此回

割斷？誰管你無邊的木排

載着被殘害的屍首淌着

奔騰的洪水搖蕩；沉落水底吧？

也省得你們載回國度裏

燒天的火葬！也省得給你們

民衆失望的印象。那滿洲國

還是用生命換來的江山！

勞苦的暴徒時時在滾滾的

吶喊，熱情之傾瀉有似山崩之
瀑布奔放。火器的掃射便是
那紅蛇織成了火網。赤色的
電流鑽入了蒼天，這沸騰的，
轟炸的，這騷動的突飛和動亂。
尺衆的力量向着烽火的一
爆炸裏推展，似漫天的甬角
凶猛的暴降。污穢的市街上
掃了一陣煙，激怒的暴吼
參雜着踐踏與混亂，羣衆的

騷動和憤，胸的悲狂。硬着
頭皮搶過了鐵打的戰線，
長形的散兵壕和雷網，踏過那
石頭的羅盤。五千名赴死的
壯士打倒囚徒的牢監，這監牢
專是給弱小人類的屏障。
那管是黑煙和薄霧遮在你的
眼前，摸一摸這四圍陰森森的
鐵板，半夜裏的妖風浸着
靈魂，蟻噪和臭虫爬滿了

污穢的臉膛。搖搖頭，這世界
是不會再有希望！這世界
是不會再有希望！那管你憤怒
與焦灼也得同死在這炭氣的
中央。想脫離麼？鐵打的罪名
釘在你的頭上，義勇軍，胡匪，
暴徒和亂黨。這一批一批的
全是不可饒恕的囚犯，這
一批一批的全是處決槍斃的
囚犯。安心的等待吧！等待着

那可憐的命運會有它宣判的
一天。氣破肚皮也是杜然。
世界上專是爲奴隸造成了
黑暗！世界上專是爲奴隸
發明了木枷與鐵鏈！安心的
等待吧？這疲倦的燈色顫慄
着深夜之荒涼，灰色的顫顫
浸入於恐怖的黑暗。堵塞
着氣息，放不開帶着幸福的
眼光。難道這是人類永久的

世界麼？他的家鄉？曉得麼！

人類的法律全是給統治

階級去壟斷。道德只是欺騙

大眾的一種手段，世界上

原來是基督信徒掌了威權，

買辦階級去約量工人的

血汗，帝國主義去爲王道

殺斃民衆？軋軋的機輪說不定

會把你的骨頭捏扁？瞧見裏？

那都會裏又粗又黑的煙筒

裝不盡的痛苦裝不盡的
哀怨？怕寂寞，更有那在地獄
裏埋着的深髓，煙硝和炭質的
迷漫，炸藥轟然的爆裂着，
石質和煤層流蕩着火光。
身子顫動了，臭覺裏充塞着
那不可消磨的毒炭。昏昏的，
神經衰弱的頭顱伴着沉悶的
聲音不盡的搖蕩，起重機晝夜
不停的擾亂時間的安閒。

一輩子永遠是在黑的地層裏
消磨了青春與時間，愛情與
願望。這奴隸的人生就是
背着大鎚走，走不盡的壁壘
和峯巒，走不盡的崎嶇和
坑陷。那地層是常常的崩陷，
那地層是常常的轟坍。技撐吧！
木頭柱子和腦袋是頂着
一樣的分量！更有那火山口
噴出了黑焰，大地殼發生了

它的轉變，機器和人，畜牲和生命都埋要到另一個世紀才能變遷，等待考古家發現了那舉世的寶藏。這一批一批的黑車頭仍舊的拉着大煤塊，奔向另一個方向，軋軋的，經過了山麓和林莽，暴吼一聲，黑煙色直滾向天邊。因爲你遲延，安山鐵礦竟減少了三天的產量，奉天

兵工廠也是損失了不少的
生產。曉得麼？日本的國裏
因爲出口不景氣而發生了
恐慌，製造與貨價都轉成了
激減，學生領導着工人時時
在宣傳，罷工與反戰。那個
地方，那新組成的一個國度，
那個大的國度裏成天用
大炮平不定了的荒亂，土匪
和義勇軍，被壓迫的農民

也起來反抗，紅槍會吹着

洋瓶子震響，那一天讓你們的

馬蹄安閒？一聯隊一聯隊

從南到北的調遣，竟管你

壓制？你屠殺？但地下層的

勢力仍然不斷的生長。邁進

着，飛躍着，那正似春之葳蕤

冒出了地泉。這會使你驚訝吧？

幽暗的山谷裏突出了強烈的

光芒，噴放的洪水沖蕩着

石岩，這山谷呵！這世界呵！

都難免這一次絕大的災難。

聽聽！落葉顫慄着聲音，沙漠

中放縱輕騎，天邊的慘色

灑遍了雲際，倚天的峯巒遮斷

了宇宙的幽鬱，森林中，漠漠的

煙霧籠罩着半空的淒迷。

呀！誰說是遍胡郊充滿了

殺氣？寂寞的長嶺起始了

琵琶的哭泣。大屠殺開始了！

深夜中帶來了狂暴的風雨，
孤嶺與松濤通過了撤天的

火炮，腦漿迸裂着斷岸，飄飄的

草葉上挑起了血迹，飄飄的

草葉上挑起了鮮明的血旗。

這是我們的旗，我們的旗呵！

這是我們奴隸階級的，這是

我們奴隸人羣的戰具，這是

我們戰鬥的旗幟，戰鬥吧！

這世界上還未揭破的神秘！

這歷史上還未演完的悲劇！
殺傷冒險與突擊。幹吧！那
帝國主義一刻不停的在
榨取，那帝國主義沒有一刻
不顯示他的貪婪與暴戾。
有生命儘管犧牲，有頭顱
儘管拋棄！這荒山野谷填不
滿的堆積，這荒山野谷堆積
不完的戰蹟。被壓迫奴隸們？
感受了吧？這大時代的刺激，

大時代的剗創與戰取，接收吧！

這血的洗禮，新時代的洗禮。

呵！這新時代的產兒，新時代的
奴隸，鐵的筋骨和牛馬的氣力，

鐵的願望和堅決的意識。

聽呵！山腰處有着那交戰的

鐘鼓響起。起來吧！湧起來

我們的武器，用武器打倒壓迫

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我們

再不要受別人的殘殺與榨取！

擄取我們挑着那滿洲國的名義。誰不曉得呢？三千萬的人羣犧牲的犧牲，死的死，從都市到農村全是那一副荒涼的景氣。小雜貨店和小煎餅舖全都倒閉，這年頭實在不容易混了！打雜的孩子回家去鋤地，車道上常常從遠處趕來一車一車的粳米，黑黃豆和從石磨拉

剩下的蕎麥皮，趕集的人

漸漸的少起來，集上的買賣

也形成了凋蔽。日本人從火車

上帶來了恐怖的消息，圍着

車站的兩邊全是挖成了

戰壕，戰壕外的旗杆頂上掛着

一面太陽旗。這人人都說

靠着車站的村莊也都要

變成了陣地。車站上又築起

了遙望台，掃射的沙袋上常常

架起打槍的機器，還有大碗多粗的鐵口，那鐵口永遠是對着房子。晴天頭，皮鞋的聲音打着砂礫，踏過鐵軌去，油印的道板上殘留着鋼絲和吃剩下的橘皮。水門汀的欄杆上貼着不同的標語。有人認得那是「日滿交歡」。另一個「滿洲國代表民衆利益」？此外還有一些欺騙民衆的

術語。誰信服你呢！白天你
放射着驚人的電火，夜色
蒼茫中你讓那野炮唱着恐怖
的歌曲，這歌曲呵！你再休要
驕傲你的武力，你的文明和
你的物質？你的經營和你的
財富？你的八口和你隸屬的
國籍。你用暴力征服了的，
這三千萬的命運全歸附你
統治。你統治；壓迫與掙取，

榨取麼！放開你的鐵手去
剝奪三千萬民衆的利益。

用煤油和棉紗換去了農民的
種子，用紙紗換去了別人的
貨幣。呵帝國主義！你站在

這塊殖民地盡量的榨取，

你盡量把農產物的價格

降低，你剝削吧！在這一塊

三百萬方里的國土上沒有

第二個人和你爭取！沒有

第二個人來主持正義！反正
是你統轄的殖民地，還有那
在深山埋着的礦產和你那
三千萬的奴隸。揭去吧！你的
面具，滿洲國的面具。帝國主義！
社會上一切的罪惡全是由你
帶來的，一切的壞習慣全是
由你帶來的。大何上多添了
賭徒，嗎啡客和下等的娼妓。
墮落麼？麻醉我們的意識，

消磨我們的身軀，消磨我們的

勇氣。起來吧！被壓迫的羣衆！

被壓迫的奴隸！我們村不要

忍受那一口悶氣！這止是

我們抬頭的時候。聽吧！那

沙場上的鋼炮宣告着末日的

祭禮，勞動的人羣期待着

新的啓示。這兩種新舊的

勢力的交替，這兩個鬥爭的

勢力！這兩個不同的國際！

這兩個相反的勢力，兩條

陣線，這兩個不同的時代

正在劃期！這兩個不同的時代

正在脫離。呵！你帝國主義的

末日。呵！你資本主義的末日。

呵！這新興的勢力，被帝國主義

壓迫的奴隸階級。起來吧！

被壓迫的奴隸，起來吧！新興的

勢力，吹奏着我們的喇叭，

挑動我們的血脈，我們的隊伍，

還有我們的戰爭歌曲慘白的

刀輝炫耀，接着便有着那

火紅的頭顱湧起，暴雨點

遍着天宇盆傾，那管是大馬路

上灰塵染着血跡，起來吧！

這是弱小民族搶頭的時期，

這是人類光榮的日子，我們的

光榮日子呵！我們嶄新的世紀！

我們幸福的岡地！討厭麼？

那古老的東西，那陳腐的

勢力，起來吧！我們再不要遲疑！

我們再不要遲疑！烽火整天的

燃燒着恐慌，機關槍伴着

無邊的黑暗悲慘的哭泣。

誰忍受呢！那帝國的刀鋒天天

在演習着流血慘劇。這種族

間的階級間的毒烈與仇視，

傾殺與戰取，剝削與壓迫，

那奴才與主人的待遇，待遇。

待遇麼？那參事官對待着

殺人的罪魁，剿匪的司令

帶領着黑壓壓的大隊，衝鋒吧！

無論是破曉或是昏暝？藤蘿

繫着肉體，斷崖上走着驚雷。

炮彈車闖進了來谷，森林裏

失掉了太陽的光輝，手拉着手，

肩頭抗着大腿，爬吧！這計劃

不要誤了兩個時刻，你們

一千人，一萬人，一萬個生命

任憑這一把軍刀的指揮。

莫管它是進展或者陣線的

崩潰？有命令在前面不許

任何一個人後退！幹吧！給

滿洲國效勞倒勝於去當土匪！

這年頭當土匪是不行了，

大溝裏一隊義勇軍也被

日本兵打得了落花流水。

遍農村都充滿了火藥的氣味。

傳說仍舊是傳說，有些人

真正的看見了屍首被炮彈

炸得了粉碎。血臉模糊，街頭的
野狗銜去了一條淋淋大腿。
有的人看見這大腿竟淌了
眼淚，告訴他們的孩子以後
再不給滿洲國去充當軍隊。
在農村裏除了這條腿更看
不到流血的機會。天空上時常
有着炮聲怒吼，深林裏飛過
了閃電的光輝，放豬的孩子
拍鬼又怕雷，披着蓑衣躺在

古坟上沉睡。日頭縣在麥田裏

掛着了斜長的光輝，一陣

春風掃蕩着石碑，有的人能

指出那石碑上英雄的名字，

在那個年頭農田裏還沒有

荒廢，鐵鋤板翻去了野薇和

草莽，五月當五從腦袋上

流下了汗水。這年頭地荒了！

人人都納不起滿洲國的雜稅，

坟頭上長得愈法陰森，平原

上插遍了薔薇，鑊刀生了锈，
牲口圈門口堆着整年不盡的
陳灰，放豬的孩子跑到千金寨
去背煤，念碑文的人從戰場上
變成了殘廢。啊！這是誰的罪？
這是誰的罪呀？誰是殘忍？
這社會的制度永遠是剝削着
人羣，這人羣永遠是做不完
悲苦的夢，罪惡的夢，災禍的
夢。這罪惡的人生！災禍的

人生！打鐵的，賣淫的，更有那
終朝每日背着糞筒，這是
人類的職業麼？燒鍋爐的和
把着機器不住的搖動，大
皮帶不停的旋轉，八百馬力
拉動着無數的生命。黑煙筒
噴出了慘然的煤屑，堅滑的
冰地上留着脚印，大雪山
壓住了長長一帶的疎林。
靠近土密的矮草房已經

塌崩。呵！這屠殺後的農村更

顯示異樣的淒冷！深夜裏

常常從窗孔裏吼叫雷一樣的

驚動，天上的星火也凍成了

發青。當着遠處一列兵車駛過，

黑腦袋拖著鐵的載重車奔向

前方行！那一隻毒眼睛探過了

漆黑的山洞。軋軋地，兩條

鐵軌變成了血管一樣的

震動。這車上帶着的消息比

大炮還要嚴重！看見的人都
猜想到遠方又要起了戰爭？
那帝國的軍隊去征服可憐的
叛逆與羣衆。屠殺吧！這些
兇徒全都要暴動，就是這樣
慘暴屠殺吧！省得拷打與
審訊，反正都是危害新國家的
罪名，天大的罪名，義勇軍，
抗手，紅槍會和農民，學生的
思想是過激，工廠裏參雜着

危險的成份，煙捲公司你竟
敢鬧風潮！用巡捕去彈壓
礦坑，封索着，讓這無數的
靈魂在那一個牢籠裏銷困！
看你那個流氓，你那一個不怕
死的罪魁還煽着罷工，你
鼓吹着暴動！瞎眼麼！那古老的
城牆上貼着天子第一號的
命令，那是滿洲國軍政部
和日本守隊的命令。大街上

人擠着人，人罵着人，人腿跟着

馬腿奔，冒火的摩電從人羣

裏向着另一個方向搖動。

噴水機揚起了灰塵，那灰暗的

臉色更顯得異樣的陰深。

醫院裏封索着一批一批的

殘廢與瘋狂，臭水池裏蒸發

着病菌，挑燻瓜，背着馬糞，

迷惑的妓館裏整天的拍賣着

妖淫，白臉色，紅嘴唇，腐爛的

生殖器在傳染着梅毒淋病。
小市民！用生命去換得你的
愛情，用你的生命去謀得
人類的文明。拉着車只管
往前奔，花煙館還是會仙亭？
瀟湘書館又新來了一個妖精，
鴉片零賣所裏的先生。大西關
整天的斃人，當頭的是一把
大刀緊着八十名馬隊連陣。
坦克車，腳踏車，四輪電車

接聯着流水的人羣騷動！

百貨商店的門口有着煮人的

商標和留音機時時波動着

困惑的聲音雜混的汽車的

喇叭嘲笑着人羣，黑人頭

膠皮車一並的滑過了頭陣。

那交錯的，那交錯的十字街頭

突出了探照燈，煤油燈，電氣燈，

抓糞的大手提着瓦斯燈

沿着槐樹下的蓋溝浮動。

這眼睛呵！被燈火炫耀着的
眼睛和疲倦的靈魂，這日夜
疲倦了的生命！這日夜疲倦
了的生命。這無盡涯的奴隸
向着電火的大街律動，似
長蛇一般的律動。偵察密探
和巡警，大街上永遠是徘徊着
帝國主義的走狗，探聽敵情。
騙手野鷄和小工賣行錢的
小伙子整天憑着破嗓子哼哼，

女招待和店東在法庭起訴

了姦淫，劇場的燈火炫耀着

金錢的眼睛，這整個的充塞着

污穢，充塞着嘲笑與悲憤。

那火炬一般的刺激不停的

打着神經，這麻醉的神經呵！

這個大都會全為帝國主義的

勢力佔領，完全為它的勢力

佔領！這數不盡的產業和這

數不盡的生命，這千千萬萬

流水的人羣。騷動吧！日夜的
傾軋和譁淫，欺騙與焚掠，
徐襲斷着，掠奪着，恐嚇與
煽動，那白色的恐怖迷漫着
每一個淤塞的心孔，在灰色的
人羣裏只是那失望的面孔。
激怒與悲憤，一肚皮憂愁
和一肚皮悲哀，那憂愁與悲哀
隱沒着眉毛上的綉紋。挑担子
傢伙永遠做不完的窮夢。

大街上坐汽車的全是換了

日本人，還一些給滿洲國

當官的，他替他的洋爹來剝削

勞苦的羣衆。掛刀的，掛着

指揮刀有的是新從日本國

回來的學生。翻譯員，銀行經理，

和買辦，女招待和店員，洋車夫

和泥水匠，這大都會囉！你

是那個時代的型典，罪惡的

生活硬要支撐着資本主義的

場面。你消耗，你建設，你破壞，

你生產，噴血口任着那大的

機輪奔放。大街上，尖銳的

光線揭破了夜裏的黑暗，

兩條酸麻的大腿永遠是

跟着日頭影子輾轉。這不盡的

消耗與生產，這不盡的毒箭與

罪犯，可憐虫與奸商。在地皮

下層有一派潛伏的勢力

天大在膨脹，這潛伏的勢力呵！

天天在膨脹！天天在生長！

這勢力，這力量說不定要開關

人類的史篇？火山口崩裂了

石岩，鮮明的火球向着地心

上飛蕩，飛蕩吧！整個的宇宙

說不定都要變成了火焰，

火焰山，這是人類光明的

寶殿，這是人類自由的寶殿。

預言的詩人，喇叭手，歌頌吧！

這火的力量。火的威權，生命的

威權，被壓迫的民衆呵！要
展開我們反抗帝國主義的
力量，用火把冲散你恐怖的
包圍，用火力爆裂了你的
陣線。大街，貧民區和市場，
全都讓你的鐵蹄踏遍。鉛油上
擒着跟淚，頹坍的赤壁淋着
血。朋友們！那壓碎的全是
我們的腦漿。坦克車不住的
在黑暗裏掃蕩，一道電火

消失接着便是飛躍的火箭，
被壓拒的朋友們，起來吧！

那火花便是我們的誓願！

那火花便是新時代的預言！

這時代將要走上他另一個

階段，那個階段呵！那一個

新興的國度基奠。幹吧！朋友們，

原來是世界上的奴隸都會

向着他們的主人對抗，那安南，

那朝鮮，英國是用二年的

工夫平定了印度的內亂。

與其不抵抗，莫如這一陣的

暴亂，與其恐懼，莫如在殺人

場上見個高強？誰還忍受

八百里的不盡水災與兵燹，

吞着煤塊，呼吸着病菌與

毒炭，這病的賞賜，死亡的

賜賞，在那冰森的地窖中

忍受着飢寒。眼睛讓鐵壁

奪去了寒光，感覺麻醉了！

神經細胞和大炮彈一樣的

昇戰。挑不起呵！生活的重担，

這重担有似石碾子一般的

分量。放下吧！這筋與骨怕

不會累傷，我們的父親呀！

我們的父親是給帝國主義

開山築了黃泉，我們啣！我們

也說不定走上這條死亡的

路線？我們的兒子，我們的兒子

也怕是脫不掉黑暗的深淵，

這奴隸的遺傳。朋友！認清楚
沒有？這生與死兩個交替的
時間，這新生和滅亡兩個
轉變。起來吧！奴隸的人羣也
有他暴動的一天！奴隸的
人羣也有他要求自由的
一天！那一天呵！那一天！那
一天是我們鬥爭流血的紀念。
那是我們光榮的流血呵！
那是新時代最後的宣判，

人類的正義征服了強權。

挑起吧！我們正義的旗幟，

那戰爭的旗幟有似電火

一樣的輝煌，那有似太陽

一般的明亮。領導吧！照耀吧！

這雄偉與綺麗的光線。吶喊吧！

這自由的光線，這生命的

尊嚴，天下的人羣聽數億億與

熱狂。歌頌吧！我們奴隸階級

在黑暗中搏戰，從黑暗一直

殺到天亮！莫躲避，赤紅的火流
和開花的炮彈，子彈的皮殼，
堆滿了地皮，一把明晃晃的
鋼刀插進胸膛。幹吧！我們
殺豬也就是這般模樣，不要
忘記呀！毒仇與勇敢！我們的
家鄉是被帝國主義的炮火
摧殘，死傷與流亡，焚燒與
崩坍，我們還有若干名朋友
也都被綁去了法場。這是

什麼世界呢？我們絕不能向

帝國主義投降，起來吧！朋友，

趁着我們的大刀還有光芒！

趁着我們的熱血正在奔放！

我們有熱血，有火燒的情感，

那火燒的情感呵！那火燒的

志願！悲哀與憤怒再不能

裝滿我們的胸膛，那幽密的

胸膛。朋友！這憤怒已經有

二年多的積量。我們再不能

忍耐了！那苦悶的焦灼和
血肉的緊張，慘白的面孔上
永遠跳動着紅線！這是什麼
象徵呢？悲憤與侮辱時時在
腦裏裏吶喊，可憐的人羣呵！
那帝國的惡魔提起了大刀
走上了戰爭的火線，整個的
宇宙裏充塞着狼煙，那耀與
火交織了世界的昏暗，雷聲彈
揚起了遮天的毒障。那火花

和生命之花痛擊着震盪，

半空中驚人的霧濛催着

雨點，迷溼的薄霧中飛着鋼片，

鉛彈掠過了林梢，孤坎裏送

來了一聲怒吼和一道火光。

黑沙泥崩成了坑陷，鉛屑刮着

皮肉腐爛，腐爛了，暴風狂雨

哭號他的死亡，他對這世界沒

有美麗的夢想！他的武器

變成了另一個人的希望。

這戰爭正打得無邊無岸！

除了義勇軍，還有那不怕死的

小伙子也加入了戰團。那

帝國的陸軍是一列車的

一列車曳到了前線，散兵壕，

鐵絲和電網，大地雷埋在

河岸的兩邊。哨兵闖過了草莽，

爆炸機對着森林中放下了

炸彈，煙霧中那斗大的聲音

闖下了山嶺，夾谷的柴木

燒成了漫天的光焰。人殺人呵！

人打人呵！人人在吶喊，傷痛的

呻吟和死亡的悲慘，可憐的

呻吟和人道的哀憐。看哪！

像帝國主義搬起了大刀

準備人類頭顱的試驗，試驗！

起來吧！我們再不受別人的

欺騙，那統治我們的國家

時時在榨取着血汗。起來吧！

社會的反叛，我們要把這

剝削的政權推翻！我們要把

這帝國主義的政權摧殘！

你爲什麼還逞現着猙獰的

惡臉，奸滑的，虛偽的，利用

毒辣的策略包藏着陰險。

這榨取，這壓迫，這發燒，姦淫

與死亡，遍着農村年年是水災

與兵患。土紳劣壞的敲榨，從

負債一直到破產。大都市裏

每年夏季漫延着瘟病，霍利拉。

潤着每一縷呼吸中漫延。

檢點你，你得了傳染，證明你的
瘟病憑着這一根透明的

水銀線。活埋吧！這生命這
病菌一並的向着土坑裏滾。

大街上汽車掃過了塵，老頭子
你爲什麼提着破筐亂喊？

日本人有命令去先，罰他十二
元鈔票此外還打一頓威殺棒。

馬路上有人背着冰頭大刀

突出鐵言的臉，看你誰攔阻？

小伙房鍋房，又攔成了會局，銀行

公司出了槍案，屯老二煽動

着戰爭的消息，不怕死的

黨魁酒了傳單。那傳單告訴

着反對帝國主義的宣言。

誰檢起就拿他當正犯，就是

帶着嫌疑的也要重重的懲辦。

彈壓着，恐嚇着，那需費去

半個師團。遙望台上只須一架

探照燈照徹每個角落的黑暗。
機關槍兩挺在沙袋上安放
突突突拖着銅炮的鋼板車
從水門汀的大路街過複雜的
鐵網。半空中有着了火紅的
電花激蕩，黑腦袋湧向遙遙的
前方。那前方有着一支火號
通過了雲汗。一百度的電燈，
那一百度的電燈逞顯着它的
疲倦。番茶館裏有着帝國

軍官舉起了酒觴，慶祝吧！

慶祝這帝國的武功遠在

天上。殺了人，建了功，領了賞。

呵！帝國主義，你殺了中國的

民衆，反倒受了賞！殺了中國的

民衆，反倒建了功坊？呵！你

帝國主義是任般的野蠻！

你帝國主義是任般的兇殘！

割肌液聚成了川流，黑腦袋

壓成了汁醬，黑腦袋壓成了

汗醬。我們的胳膊我們的

肉體，我們的肉體讓熔鐵爐

練成了炭灰，煉成了金鋼。

苦惱麼？這地獄裏那天天在

燒煉？這地獄整天的噴放

着火焰。誰忍耐呢！這汗雨的

交流和水蒸氣的熬煎，複雜的

機構在陰沈沈的暗室中

不分晝夜的輾轉。輾轉吧！

這宇宙！走不盡它的黑暗！

這世界走不盡它的恐慌！

這瘋魔的勢力永遠表示了

它的尊嚴。齒輪不停的暴吼，

慘白的電火打擊着週體

紫傷！這大工廠，大牢監獄！這

大都會資本主義的型典。

這奴隸呵！這帝國主義統治

下的流氓。教訓，鞭打與威脅，

侮辱，榨取與欺騙。一肚皮

不痛快忍受一年又是一年。

那火熱的，那火熱的剌激

扭着兩肩，那鐵的重累扭着

兩肩。奴隸們，我們的筋骨

就是要爲帝國主義的暴力

割斷？起來吧！我們要聯合起

來鬥爭戰線，除了決鬥

那裏是我們生存的路線？

我們的路線，那用實力造成的

集團。這世界上就是有兩個

不同的勢力對抗，兩個對抗的

力量，壓迫和被壓迫之間，

躍吧！這三百萬方里的荒土

那裏不是有野火燃燒着

草原？大洪水逼着所有的農村

泛濫。噴火口突出了鮮紅的

煤炭，舊的地球上力的衝擊與

崩坍。這宇宙將要創造它新的

命運，這世界將要開闢了它

新的紀元，這人類將要記載它

新的夢幻。那滿洲國只是

歷史上的謠言，那滿洲國

只是大革命前夜一個階段。

幹吧！被壓迫的奴隸們！這黑暗社會已經走上它死的階段！

還有那光明的階段！新的社會

將要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

分娩！嶄新的社會將要分娩！

決鬥吧，那光明的火信將要

展露在我們的眼前，那是

我們的方向！那是我們奴隸

羣衆的光明路線。邁進吧！

那光線領導我們，創造我們，

一把電火燃燒着的肉體，

還有那一顆鑽石一般的信念。

就憑着這一雙鐵路膊和你

帝國主義的炮火搏戰，那

管他半空中開炸了鮮紅的

火花，樹梢上飄下了鐵彈，

這血與泥，腦漿混合着燭炭，

一場發燒，一場轟炸與暴亂。

進吧！朋友，我們有鐵石的意志，
和悲憤的情感，我們有熱血，
我們有天大的勇敢。展開吧！
我們被壓迫人羣的一條戰線，
決鬥着，從黑暗的包圍中向着
那光明的國度推展，瞻！那
紅血旗已經在天邊升起了，
我們要喊，那是我們征服帝國
主禿的功蹟，血染了的史篇。

一九三四，五，二七成。

在過去，我是整整的在帝國主義鐵蹄下過着二年的窮困生活，焦灼與失望，剝處流亡着。這時候有一幅血畫逼我的眼前了，恐慌，戰爭，流血，許許多多的民衆，義勇軍，踏着火線和帝國軍隊決鬥着，整個的東北平原全在那烽火籠罩中，大屠殺的消息開闢了歷史的記載。漸漸的，那恐怖時代終於在帝國的屠刀消沉下去了。但是另一方面，那剝削農民的統治機關一天一天的增加着，一年的苛稅超過了他的生產，資本主義的先鋒隊加重的擄取着血汗，整個的農村完全陷入於破產的狀態中，……

流浪到北平來到現在還是繼續着那種窮困的生活，悲憤與失望。在去年終把我經驗用詩的形式寫成了，前後僅僅是費去了五天工夫，在時間上連想像的機會都沒有，拿起筆來便迅速的寫下去，焦灼着心，緊張着情緒，我的肚子開始加重了，壓迫，天曉得，即使再多延長一天我也不能忍受了。

她不是爲着某一個黨派吶喊的工具，這一千多行的詩句完全是由於火的煉出來的，她的情緒正是代表被壓迫的奴隸人羣所要求的。

一九三五，一，三十一。靜嵐

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拾五日收到



82

260067

260067

三角五分